

学习法语的 经历与体会

杜青铜 / 文

70年代初，我考入外语学校，12岁开始学习法语。教材是自编的、开篇即毛主席万岁，随后，一连串口号，如打倒刘少奇、脚踏邓小平。要么，变着花样历数旧社会的苦难。学的全是高难度的政治法语。到初三，我买得一份原文报纸——《红色人道报》。《红》报是法国马列的刊物，国内公开发行。小开本，周刊，8版，每份一角，最后一页为中国专栏，着力介绍文革间的新生事物，如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、开门办学、赤脚医生、反击右倾翻案风、忆苦思甜……

我几乎每周买一期，三年下来，集了70多份。红报在手，有幸学到了更地道的法语。高二，教研室编写法汉实用手册，我提供的词条引起了轰动。行家一看，便知是大手笔。一时间，赞誉盈耳，我成了又红又专的典型。私下里，我却暗语，感谢《红色人道报》：我供的词条都是从《红色人道报》里摘取的。

乌云压城，红报为我开了一扇窗，从中我窥见了西方社会的真实面目。那年月，我们对法国的状况，很少作正面报道，一提巴黎，报上尽现街头乞丐，我们都以为，除了中国人民，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忽有一日，我在红报上读到一篇报道：巴黎北郊居民纷纷报怨，我们整天吃鸡，没钱购买异国青菜。我愣了。想当年，市面一切凭票供应，国人每月只有半斤油，半斤肉，逢年过节都很难尝到一口鸡肉。法国人天天吃鸡还不满足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

相关的报道还有一篇：一对工人夫妇，辛勤劳作36年，还蜗居二室一厅的小套间。文字配以照片，客厅里居然摆了一台电视机。我更震惊。电视我仅在同同学家瞧过一回，同学之父乃一省之长。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：围在电视机旁，群目闪光，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但见主席在书房里接见外宾，手里还夹着一只烟。我暗自感叹，中国真先进，不出门，就能看到电影。哪曾想到这尖端科技竟是法国贫苦工人家的平常器物。看来，法国民众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苦大仇深。再面现实，满目的燕舞、盈耳的莺歌便透出些许虚假的意味。我开始了难能可贵的怀疑，这也是我人生觉醒的第一步。

红报间或也登点文学小品。我又读到两句特别的话。其一，“妈妈，我爱你”。第二，“玛丽，我爱你”，此乃情人喁语。今天读来，这两句话太平淡了。倒回30年，却惊心动魄。Aimer(爱)是我们最先学的动词之一。然而，在当时的定

势中，它的宾语只是毛主席，北京天安门及中国共产党。除此之外，别的好像都爱不得，爱只是政治术语，与情拉开了距离。我们曾以样板戏片断作教材，在八个样板戏中，压根找不见爱情的影儿。以《红灯记》为例，李奶奶没老伴，李玉和光棍一条，铁梅没谈朋友，一家三口全忙着闹革命去了。《智取威虎山》更绝，小常宝忆苦有一唱段：爹想祖母，我想娘。按道理，爹首先该想娘的。为了避免男女之情，编剧硬来了个大错位。《红色人道报》却帮我扶正了爱之位。从中，我领悟到，爱不仅是政治程式，更是个体行为，它是人类的基本情感，《红色人道报》为我启了爱情之蒙，只可惜，我胆小，不敢再迈一步，中学6年，未识爱滋味，最放浪的梦想，只是想摸摸那女孩的手，然而，临到毕业还未摸成。

《红色人道报》在我心间点亮的另一盏灯，便是对“自由”二字的理解。十年动乱期间，“自由”是个贬义词，常常与“散漫”，“无政府主义”串通一气。然而，在红报中，有位作者引了一段恩格斯的话：自由乃人类神圣的权利。我内心又发了八级地震。这，可是马列主义的圣言。向老师们请教，仅得到搪塞，说什么，我们只有无产阶级的自由，跟着毛主席就是我们最大的自由。有了恩格斯的名言作垫，我不再为搪塞之词所惑，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开始觉出专制的霉味，内心不那么盲从了。只是我尚无勇气明示内心的想法。还好，接下来便粉碎了四人帮。中国人渐渐走上了健康自由的大道。

与法语打交道，我经历了四大重要时期。继红色人道之后，便是大学期间的三年奋读。大二，学校聘了一名瑞士外教，名曰玛丽·约瑟。外教随身带了四千多册原文图书，内容包罗万象，主要是文学作品。我中学学过法语，交流自如，很快得到了玛丽的格外关照。当时外教住人民宾馆，每天小车接送。校内又分了一间房，作办公室，四壁皆书。我得到了房间的钥匙，晚上住办公室，兼任图书管理员。那段日子过得真幸福，精神上有书为伴，海阔天空，充实无比。物质上，待遇优厚。作为兼职酬劳，外教每周给我买两斤面，一瓶油，20个鸡蛋。80年代初，这是何等的享受啊。三年间，我读了四五十部法国文学名作。分别时，外教又送我250部原著。当时读书，仅凭爱好，缘于饥渴。10多年后，才发现三年奋读对后来从事的文学研究作用非同小可，无形之中，基础奠定了。做研究，不谙原著，如空中筑楼，说话不踏实，也难走远，更谈不上说自己的话了。

第三个重要时期，即在武大读DEA班度过的一年半。80年代中期，武汉大学与法国三所名校合作开办了中法博士班。国内读一年，成绩优秀者，获政府奖学金，赴法续读三年，攻博士文凭。我庆幸自己的机遇。我们的老师，大多为法国人，个个是行家。项目主管乃巴黎八大教授、福楼拜知名专家乃夫。另外还有一名博士，一名语言学家，一名在读博士，即后来的法国作家拉波特。除常驻教师，还有短期讲学专家，每年两批，全是法国的名流，如著名教授作家雷蒙·让，波尔多三大文学系主任杜布瓦，著名诗评家格莱兹，巴黎八大资深教授马蒂厄夫妇。学生每班不超过十一名，十足的精品教育，而且还引进了竞争机制，我们班仅九人，奖学金只



[252/253]

有七份，最后二名得滞留国内。为能出国，我们只好没命地读书。此刻，除了文学文本，我们主要攻克理论专著，先后涉猎了巴特、索绪尔、热奈特、本维尼斯特、雅各布森、托多洛夫、弗洛伊德、拉康、德勒兹、巴什拉尔等大家。因定期要做汇报，这书就读得更确更细。刚开始，如坠五里云。面上的字个个都懂，连在一起，却不知所云。苦苦煎熬了几个月，终于弄懂了许多基本定义和概念，渐渐品出批评三昧，初悟了法语的治学要义。这段时期为我们打下了较为坚定的理论基础，我们的思维也有些法语味了。

随后，赴法。读DEA前，我曾在巴黎三大进修一年。90年代初可谓故地复还。有了奖学金，可以全心投入学业，我们的目标也明确——撰写博士论文。书自然要读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设身了解法国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打了几次工，先后当过推销员、招待，还做了3个月的大厨。一度在法国人家中寄住6个月，于细微之中，见识了法国人的喜怒哀乐，对法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文化不是死的传承，它是鲜活的生命体。只有透识法国人，才能真切把握法国文化。有了巴黎的鲜活经历，回国后再与法国人交往便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。

学业上也有长进。系统深入研究某个作家后，我们所学的理论找到了落脚点，对西方的批评经纬有了见血见肉的悟识。这一切亦得益于名师的引导。赴法半年，便写出了论文的第一章。我很得意，自觉见到了人所未见，所获新颖。导师看了也高兴，因为我有创见。同时又泼了我一盆冷水：“归纳过多，论证不足。分析尚未展开，你便冲向了结论。”在导师的指导下，又读了几部理论专著，悉心揣摩人家的演绎，终于悟得了精要，再下笔，就更有手段了。其实研究的路径大致有两，一为归纳，从特殊到一般；二为演绎，即分析，又从一般到特殊，于行进之中展示个体的特别之处。东方人若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，就要立于玄然见象的本位特点，借助西方批评方法，在求实精神的引导下，将我们的妙见落到实处。这也是一种跨文化超越。

留学法国的岁月还树立了我们的自信心。我第一次赴法是1985年，内心揣着崇洋心念。文革刚过，满目废墟，我认为法国的文化山石皆可攻玉，自家的峻岭则处处看不顺眼。到了异域，每每提到老子禅宗，法国人眼里便溢出敬仰的神色，我在法国大学做过几个讲座，主讲道禅及汉字书法，台下热烈的反响深深地打动了。这时，我才发现自家山里也藏了许多美玉，关键看我们怎么去发掘，怎么在文化的交融中加以利用。

与信心相随，思想进一步成熟。刚到法国，我便选了几门在国内久闻其名的名师的课，课未开，内心已预备了至尚的敬佩，几近五体投地，与法国学生交谈，却发现他们反应平平，在他们眼里，名师和我们相差无几，大伙各有各的高招。我的盲从心理受到可喜的冲击。从此更看重自己和个人的价值，萌发了良益的个人主义精神。这是自信的始点。2002年我试着用法语写

了一部小说，半年后由DDB出版，在法国引起了热烈反响，年底被评为法国20部最佳图书。我名列第九，居然排在索莱尔斯（Sollers）和莫迪亚诺（Modiano）前面，我信心倍增。在当今世界，缺乏信心，很难争取到发言权。不过要说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话，我们尚须多多努力，这也是我的人生目标。

人与文化的接触，最终会落在语言之上。反过来，学一外语便开始了与另一文化的内在交流。我与法语已经打了33年的交道。我常自问：法语到底给了你什么？

答曰：领悟了个体与自由的价值，获取了某种科学精神，多了一种思维方式，懂得了创新的重要性，这一切又造就了新的世界观，使得凡常的生命充拥了新的活力。跨文化的超越已成为我们有望企及的理想。

